

红色历来是中华民族最喜爱的颜色，是国人的文化图腾和精神谱系，代表着喜庆、平安、热烈和祥和。红色，凝聚了国人太多的文化情怀，承载了国人太多的温暖记忆。没有哪一种颜色会和红色一样温暖厚重、热烈奔放。春节，代表色当然是红色。最美春节红，红进窗花的美丽，红进春联的信仰，红进灯笼的圆满，红进虔诚的祝福……

春节红，是喜庆的红。春节期间，处处涌动着红色，没有任何一个节日能与之相比。红红的春联、红红的灯笼、红红的福字、红红的窗花、红红的中国结、红红的门神、红红的蜡烛、红红的鞭炮，红红的糖葫芦……俨然一片红色的海洋，映得人的眼睛亮晶晶，煞是好看。广场上，红色的锣鼓敲出了欢乐和喜庆，红色的飘带舞出了红红火火的日子。红火的日子红火地过，红火的春天红火的歌。人间盛事，到处都是热热闹闹的欢庆，到处都是红红火火的日子。春节，让我们在喜庆中仰望和坚定；春节，让我们在期盼中又一次启程。

春节红，是春联的红。“爆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除旧岁，迎新春，贴上红彤彤的春联是过年最具有标志性的民俗文化之一。“大年三十贴春联”是很多人寒冬腊月里温暖的记忆。



全家人一起动手，先把门楣上已经泛白的春联除扫干净，再把崭新的红春联用打好的面浆小心翼翼地贴上去，过年的喜庆和团圆的快乐一下子从心中弥散开来。大年初一时，亲戚朋友来访拜年，都会看看各家的新春联，然后评头品足一番。不论是磨墨书写的还是印制的春联，都字字彰显吉利，寄托着主人对新一年的美好祝福。

春节红，是中国结的红。中国结，又称盘长结，是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民间手工编织工艺品，一根红绳，三缠两绕，红红火火、吉祥如意的祝福就精彩呈现，给春节这个中国人最重要的传统节增添了温馨、喜庆、祥和。在漫长的历

史和文化积淀中，中国结蕴涵着丰富的人文和情感内涵，体现了人们追求真、善、美的美好愿望。红红的中国结，是时间缠绕出的幸福结，系绑着岁月沉淀的记忆和新年钟声唤醒的梦。辞旧，让我们的记忆伴着沉思穿越风雨霜雪，让岁月的封面写满福祥，几多欣慰，几多心思，都绽放春天的美好，让红红的中国结幸福十四亿人民，吉祥神州大地！

春节红，是红包的红。春节的红，对孩子们来说，最喜欢最幸福的事，莫过于在除夕之夜收到压岁红包了。在天真无邪、无忧无虑的年龄，一个红艳艳的红包，既装下了长辈们殷切的希望和美好的祝福，同样也装下了孩子盛大的欢喜和对未来无尽的期待与憧憬。一年又一年，一个个红包重叠起来，重叠起来，像一撂欢喜的光阴，揣在心上，舍不得丢弃。一年又一年，和春天赛跑，门前的树长高了，他们也慢慢长成了追风的少年，长成了背上行囊，去追求诗和远方的茁壮青年，那行囊里，必定装着孩提时代的旧时光，不一样的是，如今有了更多的憧憬与向往。

春节红，还是吉祥的红，是生活的红，接地气的红。春节红，红得让人心潮澎湃；春节红，红得让人热血沸腾；春节红，红得让人幸福满怀。春节红，红出一片喜庆，红出一份热望，红出一份团圆，红出一份期盼。

春节红，红的是火红的日子，红的是缤纷的幸福生活。
最美春节红！



文 / 刘峰
最甜最美是除夕

一声悠长而嘹亮的汽笛，拉开了今年春运的序幕，在我的心里，只有一个愿望：回家过个团圆年！

对我而言，回故乡过年，在生与斯、长于斯的故乡欢度新春，一家人团团圆圆、辞旧迎新、祭祀先祖，已成为生命中的一种情结。

“红”，一时成了老家的主打色。这一年之中母亲最繁忙、也最开心的时分。当红红的春联、门神、窗花、年画、福字覆盖旧年的痕迹，在木格子窗挂上一串串红高粱、红辣椒、红山枣、红火棘，再在屋檐下悬上一对大红柿子似的灯笼，过年的喜闹气氛很快被烘托了出来，老宅子一下子变得富丽又喜庆。

“娘——！”每一次回家，我都会远远地喊一声。近乡情怯啊！当看到归来的我，母亲像触电一般，手中的工具“哗”地从手心脱落了，怔了一会儿，细细打量了我一番，忽然抓起我的手，亲亲地唤了一声我的乳名，一把将我搂在怀里。顿时，一股暖流袭满全身。

夜深了。母亲却仍在忙前忙后，为了能让全家人过一个团团圆圆、开开心心的年，她从腊月开始一直忙到现在。灯下，她将吸饱了阳光香味的被子平平整铺在床上，将家乡的特产塞满我们大大小小的行囊，佝偻的身影，被灯光拉得很长很长，让人有一种想要哭的冲动，上前紧紧拥抱她。

“十，九，八，七……三，二，一！”

当央视春晚主持人与全国观众齐声高数新年“倒计时”时，所有人的内心律合着节拍怦怦而跳，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噙满泪光，心潮澎湃。特别是那一首经久不衰的经典老歌《难忘今宵》唱响，“难忘今宵，难忘今宵，不论天涯与海角，神州万里同怀抱，共祝愿祖国好，祖国好……青山在，人未老，共祝愿，祖国好。”让所有人的感情再一次升华。

“一夜连双岁，五更分二年。”春节，让我们将过去的一年划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，幸福满满。在眼前，一个崭新的春天正在徐徐开启，时光的列车呼啸如风，我们将携带温暖的记忆，盛载母爱的味道，准时搭乘它，精神抖擞，驶向一个新的春天……

年是一根亲情线

文 / 欧艳菊



一脚踏进腊月的门，年，它就生了翅膀，“嗖”地一下，落在了枝上。

出门在外，相熟或不相熟的人谈论最多的是：嗨，过年回家吗？票买着了吗？平常天气玩乐这类的话题毅然淡出了江湖。

回家，是必须的。谁会拿团圆不当回事呀！

想起几年前买票回家过年的往事，那年网上订票，家人睡不着了，清晨五点起床盯着电脑。车票姗姗来迟，八点开卖，抢购得两张，一中铺一上铺。我有一点不满意，带着幼子，自然希望来一张下铺。无奈随机订票，由不得选择。家人却是一副感恩戴德的样子，说，能买到已属幸运。再看电脑，一会儿功夫，就显示为无了。这票能叫票吗？这么抢手，应该叫幸福。

晚上取回票，先生捧在手上，如获至宝，观之再三。然后交给我，叮嘱放好。我取笑他，不就是票吗，不至于。于是很随意地塞在钱包里。躺在床上，我翻来覆去睡不着。下床拿出票，按照先生的嘱咐放好，这才安然入睡。不想，我也入了年的蛊。

从前看《熊出没之过年》，那趟开往团结屯的列车，可爱善良的熊兄弟帮助它们的敌人——光头强回家过年，完成团聚的梦想。历经波折，令人感动。有钱没钱，回家过年。在外忙碌了一年，总想回家看看。给心找一个靠岸的港湾。所以，每一趟开往回家的车都应被感激。

小时候是顶喜欢过年的。母亲总会说，等到过年时，每人添一套新衣；等到过年时，炖一锅肉，吃个够；等到过年时……因此，就盼呀，掰着手指头数着年的脚步。腊月十五已过，大人们就忙开了，蒸馒头，炸吃食，杀猪宰羊；清洗家里的桌椅，瓶瓶罐罐，清扫角落落。这时，小孩子也放假了，我也被父亲委以重任。堂屋摆放着的瓶里的花（用布做的）落满了尘，我把它们抱到井边，很仔细的一遍一遍洗。那时觉得能为过年做些事，加入大人们的队伍，很了不起。忙完了，我揣着红红的手，跑出去，走在胡同里，听着从人家院里传来了刀在砧板上的声音，还有太阳出来，冰雪消融，屋顶上“啪啪”的滴水声，竟觉得如此美妙，心里甜滋滋的。

现如今，长大了，对年的热情也减了。但还是会盼。月是故乡明，水是故乡甜，年是故乡最有味。外面的世界再好，也难留游子的思乡心。是啊，经年未见，不知道母亲的头发是不是又白了两根？不知道父亲的皱纹是不是又多了几条？

小虎队的《爱》唱的好：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串一株幸运草，串一个同心圆。年就是这根线，把散落在天涯海角的亲人朋友们串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同心圆。

盼年，其实是盼团圆，盼爱，盼这根叫爱叫亲情的线把你的心我的心串一串，把我们紧紧团聚在一起，成为一个同心圆。

古诗词里的春节

文 / 董宁



春节到了，品读古人的经典诗篇和心怀，自有一番心境和气象。

“樽酒相如对，一杯聊自慰。但使君心乐，何妨岁晚寒。”这是清·钱谦益的《丁卯元日》，元

今年，我决定要回家过年。这是我多年来一直说却未能实现的心愿。家，是唯一真正让我感到温暖和归属的地方。

屋檐下，燕子早已不知踪影。曾经，屋檐下是燕子筑巢的地方，它们和父母一起欢声笑语，给这个小院增添了生机和活力，陪父母度过了无数个温馨的日子。然而岁月无情，如今燕子不再光顾这个家，屋檐下变得空荡荡的，只有寂寞和凄凉。我常常想象着，如果有一天，我能带着他们一起去远方，那该多好啊！

父亲，母亲，留守的两位老人，他们的日子仿佛停滞在了时光的尽头。我记得小时候，他们总是为了我的成长默默奉献，无怨无悔。如今，我在城市的繁华之中奔波，而他们却守在故乡的小屋里，孤独地面对岁月的流逝。

父亲是个农民，粗糙的双手握着对家庭的责任和对我无尽的期待。每当我远行，他总是一副坚强的模样，但我知道，他的目光中隐藏着对我的牵挂和思念。那把雨伞，曾经是我送给他遮阳避雨之物，如今却成了他孤独等待的象征。石阶上的青苔无情地向他诉说着岁月的沧桑，而他却仍然顽强地支撑着那份等待和期盼。

母亲是个温柔贤淑的女人，她用一颗平凡的心呵护着我



文 / 裴金超
留守儿童盼儿归

这个小家庭。我记得她常常站在门前，眺望远方，等待着我归来的身影。然而，岁月的风霜在她的脸上刻下了深深的皱纹，那些年轻时的容颜早已随风而逝。她的目光枯竭如霜，却仍然注视着那片渺远的天际，仿佛在等待着远方的人回家。

日子在他们的等待中挪着步，岁月的车轮在他们的脸上留下了无数道沟壑。他们的背影渐渐苍老，但他们的爱却依然坚定不移。我常常在梦中听到他们的呼唤，那种深沉的思念如同长河般汹涌澎湃，冲破我在城市的喧嚣，唤醒我内心深处对家的眷恋。

独孤，风干了执念。他们的执念，就是等待着我的归来。他们的坚守，就是守护着这个小小的家。他们的爱，就是岁月流转中最真挚的情感。我愿意用自己的双肩承担起他们的期盼，我要让他们的晚年生活过得温馨幸福。

远方的人，你在哪里？这是父母心中永远挥之不去的疑问。他们渴望我的归来，渴望我能陪伴在他们的身旁，分享他们的欢乐和忧愁。我知道，我不能再让他们孤独，我要回到家乡，陪伴他们度过余生的时光。

几天后，我拖着行李，一路小跑到村口，驻足凝望不远处故乡的房屋，大声喊了一句：“我回来了。”话音未落，泪已流出。

竹声中一岁除，春风送暖入屠苏。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。”北宋王安石的名篇《元日》，更是详细地描写了过年的热闹场景。这样以新年为题材的古诗还有很多，每每品读，都感受颇深，并给心灵极大的愉悦和启迪。

春节到了，读一读古诗，眼前是一片清新和明亮。

